

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

长篇小说卷

海

Hai Bao

盜

庄杰孝◎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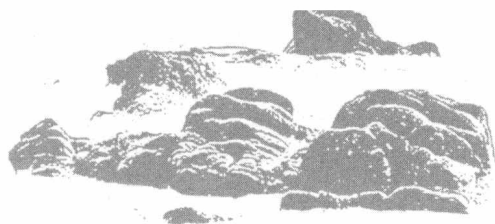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

长篇小说卷

海盜

庄杰孝◎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盗 / 庄杰孝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6. 1
(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 · 长篇小说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7189 - 6

I. ①海… II. ①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90896 号

责任编辑: 蔡晓欧 马合省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22.5 字数: 32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5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海啸中的女人

1

海盗

123

台风，从这里登陆

239

海啸中的女人

第一章

海里溜小舟漂进死亡的东海嘴里了。

大海，仿佛在发生着一场超级地震，悬崖峭直的险峰拱水升空，巨大的圆拱形的浪团翻滚碰撞，水坡倾斜的伞状峰峦巍巍屹立，水山浪峰相夹的幽深沟谷蜿蜒伸展着，而这一片由奇峰深谷组成的高原，又以整体的摧枯拉朽的气势，向遥遥无边的远方进军。

绰号海里溜的，是东海岸边最小最轻的小渔舟。它头尾像戳鱼穿虾的网梭尖，呈微弧形的底部，由于船量轻飘飘，没水仅几寸深，当它被大浪急流腾地拱高起来，船底远远地离开了水面，在空中忽忽飞射，只有船底龙骨落下的白晶晶的水珠，才显示着它刚刚贴近海洋。

海里溜又是东海涯的家船，任凭现代化的生活如浪潮滚滚，始终淹没不了它们。它总共分成四个船舱，船首舱装淡水，前中舱载鱼虾，后中舱稍微宽大，顶部张着篾片织的竹篷，下边住着渔家。后舱是煮鱼熬虾的锅灶，盖上舱板以后，板上是渔家操船扬帆的舵位。

这条出海漂泊的海里溜，是一条专门贩卖鱼虾的家船，里面居住着三口人，一对白发苍苍的渔家夫妇，一个海洋难船里捡来的独养女。今天，老夫妇前往水产品货栈出卖鲜鱼咸虾，驾驶家船海里溜出海的，是老夫妇的独养女孙妮。

孙妮木呆呆地站在舵位。她全身的月白色衣裤，仿佛被其中的一支长挑挑细单单的帆篙竹支撑着，感受不到任何少女的丰满。本来就显得长圆形的脸庞，两侧鲜嫩的颊似乎完全干瘪了，下巴更瘦得像一支铁钉钉在胸脯上。

她的左手攥着代替船舵掌握舵向的竹柄木叶桨，右手拉动着连接风帆的帆篙索。风帆被呼呼翻卷的狂风吹得圆鼓鼓的，挂在被帆的张力拉成弓形的毛竹桅樯上。她拉着的帆篙索，随时调节枫叶迎风的方向，掌握着海里溜的航向。

盐味浓浓的海风狂荡荡的，吹得风帆小舟轻飘飘的，时而在海面荡出碎

银残玉似的水花，时而凌空急刺刺地飞跃着。

孙妮是个高中刚刚毕业的学生。船家女犹如风口浪尖的晚潮鱼，随浪进港的时间迟，她十二岁开始到渔家小学读书，依靠养父和养母的潮涨吃盐潮退蘸卤的苦熬穷省，让她满打满地读了十二年书。无奈命运像海鹰专啄孤独泅游的鱼儿，给她制造了悲伤的厄运——她在高考中落第了。

此刻，迷惘、伤感和绝望，如几股滔滔海流，把她的身心全浸没了。她只有凭着从小在狂风急浪里练就的扬帆操船的习惯动作，操纵着海里溜小舟漂泊着，任风吹浪击地没有定向地驰骋。

一颗颗忽而晶亮忽而模糊的水珠，在眼前的天空织成密密麻麻的一片，遮掩着她的视线，也持续不断地洒淋在她的脸颊上，她有时觉得热灼灼地发昏，有时寒飕飕地苏醒。一种微弱而执拗的潜意识，犹如暗流在幽深的海底越来越强烈地奔窜起来，驱使她缓缓地抬高了耷拉着的头颅，昏昏迷迷的眼光向远方张望着，似乎在寻觅着什么。

远方，一团黄浑浑的水汽呼啸而来，先是从整道漫长而弯曲的水平线下面翻滚着，继而沸沸扬扬地涌上了高空，那清澄澄的天幕、碧粼粼的水涯、亮晶晶的浪珠全被它吞没了。在目光可及的水汽的深处，简直是火和烟逞狂的世界，浑黄的火焰在熊熊燃烧，火烟扬出的烟雾在腾腾翻动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光色，没有任何清纯的物质，没有任何鲜艳美丽的形象。而且，这种迷天遮地的火烟还在猛烈地向上下左右的天宇海涯膨胀着，其势仿佛要制造整座沸腾混沌的世界似的……

孙妮的目光又由略带希冀的光亮变成茫然的黯淡了，脸又耷拉下去，下巴又像尖尖的钉子戳着胸脯，那神色仿佛在告知人们，她在绝望中，由于受天生的青春意识的驱使，要向大自然寻找什么。虽然她还不清楚自己要寻找的是什么，她却模模糊糊地感到，那是一种新生活的希望，那是一种沐浴灵魂的美。然而，她没有找到什么，却看到火烟般的雾气和被火烟般的雾气笼罩着的浑浊喧闹的海天。

这时的海里溜，也像怀着主人一般的心境似的，竟然让自己的尖刺儿的船首，朝着深不可测的海底沉甸甸地一扎；同时间，船臀下面的海里溜哗地拱出一座峭尖如塔的浪山，把船臀猛地掀了起来；一阵刺耳的狂风，使风帆刮啦啦地左右飘动起来，帆底的帆篙竹尖端噗地击中孙妮的背部，她突然向前俯伏下去，一头扎进大海了。

当孙妮仗着船家女的水性，从一朵白花花浪团里伸出纷乱披散的黑

发和瘦长青黄的脸庞时,那条小不点儿的海里溜已经被风浪掀得底朝天了。这时,远方的火烟似的雾气也卷到了,雾色把碧粼粼的海水也染得黄浑浑的,把落水的孙妮困在中间了……

第二章

这是一条大型的流网船,船首如鹿角一般地高昂而分叉,有抵埠头的木桩,有挂铁锭的船角,有缠锚索的锚架。中舱面如大腹便便的青鲑鱼,圆圆鼓鼓,宽宽阔阔,两根粗壮高大的前后桅直挺挺撑天地竖立着,大马力机动船的桅杆已经不挂风帆了,而是充当起重机的机杆,一支乌漆锃亮的起重杆横空挂着,出海时吊网袋拉网纲,进港后装卸金鳞银鳞烁烁闪光的鱼虾。船舷部位呈半弧形,上面筑着双层平顶的船房,有代公房、水手室、炊事间,船屋的后边是高耸的驾驶台,船代公在里面用轮盘操纵着流网船。

流网船的主人叫陈青烟,是个观形知神、形神一致的男子,笔挺的身躯显示着能承担沉重的负荷,飞扬的头发仿佛象征着事业腾达的成就,肤色深红的脸盘表现着他的近乎冷酷的沉静和礁岩般的果断刚毅,乌亮乌亮的眼眸更显示着他的深邃精明的心地。

陈青烟原来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——海鹰县的一般干部,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,把他推成在浪峭尖翻腾的角色。他辞去工作,承包了面临倒闭的县水产加工厂,运用才智,使工厂起死回生。后来又承包了县水产公司,改变了萎缩的经济局面。历史的车轮驶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,他犀利的眼光直瞄渔岛的捕捞业、养殖业、水产加工业、鱼货销售业,承包了流动拖网船、定置网船、流刺网船、海带菜养殖场、乡村加工厂和水产品货栈,他就像春潮进港,涌到哪里就在哪里绽开美艳艳的浪花。他自己和众多的承包合作者,也在经济活动中发财致富。有人说他的现金可以装满一个船舱,有人说他的存款可以办一座小银行,反正谁也弄不清他有多少财产。因此,东海渔家觉得叫他“万元户”太陈旧,叫他“企业家”不贴切,于是给他发明了一个准确又时髦的大号:承包家。

这条流网船,是承包家陈青烟刚刚承包的。他带船出海,瞅准风暴前夕鱼群集中的机会,在外洋放了一潮汐的流刺网,捕获了满篓满仓的黑鲟、白鲩、黄翅、青鳗、花斑鱼,在暴风狂雾的推涌下驶向避风港。

此刻，青烟凭借海涯人特有的眼光，透过重重帷幔般的黄雾，依稀发现一条如秋叶在崇山峻岭间飘忽的小渔舟，被滔天的浪涛掀翻过去，渔舟里闪出一个落水的人影。海里人救落水人，仇家也变亲兄弟。陈青烟转向身旁的陆水代公：“老代公，看到险情吗？”

陆水代公的满脸黄纹焦痛地抽搐着：“有一个海里溜翻身了。”

陈青烟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把船开过去，让我下海救人。”

陆水代公边转动船向边说：“承包家，还是我下海救人，或者唤醒睡房里的众水手，一起跳水救人。”

陈青烟坚决地说：“不，伙计们在风暴里抢捕暴头鱼，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，不要惊醒他们。你年老体弱，我一个人救个把落水人，是轻而易举的事。”

说完，他冲出驾驶台，站到舷帮上，来不及脱掉裹满全身的棕黄色防浪渔衣，腾地跃进了大海，在险象万千的水山浪谷间，寻找着那个落水人……

水之山在孙妮的前方巍峨耸立，浪之谷在她的后边深深地弯曲着。

下风的黄漫漫的海面，银鳞熠熠的龙头状的“冲濑”破水冲出，从黄黯黯的海底拖出冰雕玉砌似的漫长身躯，向前边高峰幽谷翻滚冲突。

驾舟漂海时，孙妮怀着灰冷绝望的心情，企图让风暴中的漂泊排泄心里的忧伤，不料被风浪掀翻了扁舟，仓皇地落进了大海。此刻，她已经在阴冷的海水浸浴中清醒过来，不停地踩水划浪。当她发现了向自己蹿来的“冲濑”，那稍稍平静的心海，倏地又翻起一股感情的急流。这情流像海水一般地冷森森，像“冲濑”一般地急湍湍，并且迅速地在全身泛荡着，于是，身体像完全失去重心一般，竟然松绵绵地随波逐浪地漂动起来，哗地陷进了海里的“冲濑”。“冲濑”里的强流如有力的手掌击打着、推搡着、拉扯着她，她平常游海时对急流湍濑的搏击力，竟让自己的意念制约着了。那意念在冥冥中无声地呼唤着她：学业完了，前程没有希望了，让汹涌的冲濑吞噬自己吧！随着意念的作用，软瘫瘫的身体被急匆匆的强流压制着，沉沉地没进了海底。

突然，海底暗蓝暗蓝的深处，一条浑身洁白的海豚如飞掠的闪电，高翘的嘴部直射她的身体，她只觉得腹部被硬生生地顶了一下，白海豚的尖嘴托着她哗地荡出了海面。这时，一群在浪山水谷寻找食物的水兽——海猪猡，发现了那条白海豚，凶猛地冲过来了。白海豚的尾部在空中荡了几下，扎进海底逃之夭夭了。

孙妮的身体，完全暴露在凶恶的水兽的前边了。她知道，这种土名海猪猡的水兽，实际上是恶鲨的变种，它具有海豚那样拱翻船的硬颌，更具备鲨鱼那样吞噬人体的恶性。那长圆形的粗壮体态，更显示着凶猛的力度。此时，它的猪颌般的嘴巴露出尖利的白牙，臂膀般短粗粗壮的前鳍一张一合着，仿佛要发挥扼断人颈、人腰，咬碎人肉的性能，置落海的孙妮于死地。

孙妮的心态出奇的坦然。此刻处境和她的人生一般，唯一可以寄托生命的扁舟倒翻了，新生的希望像浪泡彻底破灭了，这就促使她的痛不欲生的决心，像盘根海底的礁岩硬不可摧。她的牙帮“咯咯”地发响着，身体没有丝毫的扭拧拐弯，却向着海猪猡迎面荡去，显然要让凶猛的水兽啃咬自己的血肉。

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下海寻找落水人的承包家陈青烟，突然发现了处境危急的孙妮，一种豁命救人的意志如闪电掠过脑海。他为了招引海猪猡的注意力，故意“啊”地吼了一声，借助浪峰崩塌的力量，猛地纵出剧斜的水坡，凌空飞跃了数米，坠落在海猪猡和孙妮的中间。

海猪猡被青烟溅起的水花惊骇而跳跃起来，利牙大张的嘴巴直冲青烟扑来，仿佛要把他一口吞没了似的。青烟十指对准了海猪猡的圆滚滚红通通的双眼，倏地戳了进去。海猪猡的双眼喷出了两股褐红色的血液，不顾剧痛地继续冲腾。青烟的臂膀突出条条硬邦邦的腱子肉，死力地顶着海猪猡。海猪猡的黑尾鳍飞闪地扇出碎玉似的浪珠。青烟的双臂越来越深地刺进海猪猡的眼窝，褐红的血液把海面染红了一大片。海猪猡终于顶不住了，腹鳍和尾巴弯成了倒钩形，向前猛力地拨着水，身体快速地一倒蹿，青烟的双手从它的眼窝里脱出来了。海猪猡乘机一俯冲，逃入幽深的海底了。

青烟倒转身泅游了几步，挨近落水人一看，是个瘦单单长挑挑的女孩子。他的铁钩似的手掌有力地抓起孙妮软绵绵的右臂，半是询问半是责问地说：“这里距港湾有几远的水路？你又是在海里沉不下去的咸水女，为什么不游回避风港？”

冷不防，孙妮挥动着手臂想挣开他，还发出带着浓浓的哭腔的喊叫：“放开我！让海水淹我！让恶鱼咬我！”

青烟暴怒地喝道：“静止你的癫症！你不想活，还想把我也拽进水棺材埋葬吗？”他朝着驾驶流网船追来的陆水代公喊道：“把缆索抛过来！”

陆水代公已经喊醒了几个伙计，把倒扣在海面的海里溜小舟翻转过来，拖在流网船后边。他听到青烟的喊叫，连忙应道：“哎！”

坐在海里溜小舟里的伙计小虎,连忙捞起几圈缆索,以凌空飞蛇的动作抛到青烟前边。青烟在缆索的拖扯下,把孙妮拽上了海里溜小船,交代伙计:“小虎,这是个寻死不寻活的人,好生看住她!”

流网船拖着海里溜进入了风平浪静的避风港,刚刚挨近沙滩旁,两个黑瘦干瘪的渔家夫妇直奔过来,连喊带叫:“我的女儿啊,你怎么出海弄成湿水鸡一般,害我们好找啊!”

青烟跳上松软的沙滩,拉着老渔夫:“她是你们的女儿?”

“……”

“她好像遇到天塌海陷的大事,到海里求死呢!”

老渔夫脚底像踩中弹簧似的一蹦:“啊?她跳海自尽过?”

“那倒不是,她是被风浪翻船落海的,仿佛不想游回陆岸。老人家,有你老伴看着她,你放心地站一会儿,我要问你,她到底遇到什么想不通的事?”

老渔夫眼泪一颗颗地滚出来:“这孩子从小命苦,失去爹娘,是我们夫妻收养了她,苦挣苦扎地赚几个钱,供她读完高中,没有考上大学,心里忧伤……”

陈青烟恍然大悟:“哦!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”他思索了一下,说:“老人家,看她的情景,是对生活绝望透顶了。只有帮助她找到新生活,才能使她振作起来。”

老渔夫泪如泉涌:“我们是整天浸咸水的苦人,到哪里替女儿找到称心如愿的陆上行业?”

陈青烟的眼角,不由自主地湿润起来。他点点头,说:“老人家,我介绍你女儿到朋友的单位工作,每月能赚个三四百元,怎么样?”

老渔夫疑惑地看着陈青烟:“你是谁,有这样的神通?”

陈青烟抿嘴笑道:“我那个朋友在飞霞岛开渔家旅社,还是我借给他五万元办成的。我写一张条子给你们,你们尽管放胆找他,保证旗开得胜,马到成功。”说罢,掏出笔和纸,唰唰写了几下,把条子交给了老渔夫。

老渔夫的双膝颤颤索索地弯曲起来,差点要下跪了:“恩人,叫我们怎样谢你啊?你叫什么名字,家住哪里,请告诉我们,好让我们每逢吉日为你烧香拜佛延寿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陈青烟朗声大笑道,“老人家,弄个把人到单位就业,对我来说是举手之劳,没有必要小题大做。我把你女儿带回来了,你千万要送女儿到飞霞岛就业啊!”说罢,大步流星地向网船走去,喝叫:“陆水代公,

开船!”

老渔夫紧追几步：“恩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陈青烟在船上应道：“不必奉告了！老人家，再见吧！”

老渔夫呆呆地站在沙滩上，大颗大颗的泪水，把沙滩滴成一个个小洞。

第三章

飞霞岛渔家旅社并不是建筑在岛屿上，而是设立在一座巨大的铁壳驳船上。两根铁锚一前一后地泊定了船体。椭圆形的舱面，建有座矮塔形的四层楼屋，里边有单人卧室、双人房间和通铺，里面的家具金漆灿黄，彩电终日亮屏，卧具花团锦簇，沙发桌椅一应俱全；有圆拱形的兼作饭堂的舞厅，厅顶挂着花样新颖的吊灯，桶形的墙壁贴着花花彩彩的尼龙布，地面木砖拼成花案，油蜡闪闪发亮，周围摆着豪华的咖啡座；还有设备先进的灶房、接待室、热闹繁忙的经理室。白天，沟通陆地和旅社的交通艇穿梭往来，把船上的旅客送走，把岛上的旅客接来。人们登上这座奇特的海上旅社，只见周围的海空，朗朗的天宇白燕展翅，灰鸥奋飞，鸬鹚翱翔，潋潋的水波下黄鱼闪金，带鱼烁银，而身心随着漂漂荡荡的船只优哉游哉地微晃着，令人心旷神怡，乐不思归。夜晚，在蓝湛湛的天幕和绿幽幽的水帘之间，金黄的、橙红的、蔚蓝的、碧绿的、灿白的霓虹灯在船房里放亮，远望好像一棵开放在海空七彩鲜艳的灯树，近看则似一座豪华的水上别墅。

此刻，一个少女倚在驳船的船头，反身瞻仰着身边的渔家旅社。

她就是孙妮。她经过承包家陈青烟的介绍，到渔家旅社工作，仅仅八九个月，模样全变了。她那黄皮贴骨的双颊，像热锅里的鱼泡胀起来了，肤色也变得白里透红，加上精心烫洗过的波浪发，天生就的丹凤眼、樱桃口，花花绿绿的新衣服，出格地绚丽迷人。她在旅社担当接待员，月薪四百元，不但使自己的生活会过得舒舒坦坦，还把养父和养母接到渔村，租了一座渔屋，供养老人过着幸福的晚年。

夜晚，她总是散步到船头，凝望着这座给她带来安乐的渔家旅社。此刻，在她的充满美丽的幻梦的少女的心目里，灯火缤纷的旅社，仿佛在无形地膨胀扩大着，以致遮没了她前边的整座天地，而整座天地也因此变得灿烂辉煌。她的笑盈盈的脸庞仿佛在幸福地叙说着：“哦，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

希望,生活在辉煌的天地里,过着灿灿烂烂的生活。但愿这种美好的生活,和海洋一般长久……”

热血在她的心胸里涌动,她情不自禁地展开双臂袒露胸怀奔跑着,跑进旅社,双臂搂着木板墙壁,让自己的乳房、腹部、脸腮紧紧地贴在上面,那灼热红嫩的嘴唇,像对着热恋的情人一般吮吻着。而她的肌体里,更有一种电流般的情愫强烈灼烫地蹿动着,泻向搂抱着的船屋。

良久,孙妮才恋恋不舍地松开手,着了魔似的绕着整座渔屋蹦蹦跳跳地行走着,每走几步,手一贴自己的嘴唇,又飞快地举向船屋,向船屋做着飞吻的姿势。

这时,一个男人的身影走出旅社的房门。他外裸的皮肤全是棕黄色,穿着那黄澄澄的皮鞋和米黄色的西装,让人觉得他的全身上下都是庸俗的土气。这就是渔家旅社的经理高土。人们听到他的名字,自然想起按照东海渔家的谐音:高就是狡猾的狡,土就是土里土气的土。对照高土的性格:他逢事待人,不但土里土气和庸俗,而且狡里狡猾。人们鄙视他,在背地里叫他“土鳗”。土鳗是一种长在污黑的海泥里的鳗鱼,浑身滑溜,还发出俗不可耐的土味腥气,刚好是高土的活生生的写照。原先,土鳗家贫如洗,只好在海滩上捉些土鳖土蜻土蚌土蟹到市场换几个钱维持生计,全身上下沾满土气浓浓的海泥。他因为和承包家陈青烟是初中同学,看到陈青烟发迹后,慌忙找到陈青烟,要他帮助自己找一条富路。陈青烟一口应承了老同学的请求,并且别出心裁地替老同学进行谋划,按照社会利息借给土鳗五万元,让土鳗回飞霞岛,利用大陆人常常到飞霞岛游览的条件,在港湾建设了这座旅社。陈青烟精明地估计,旅社建在海里,不但能吸引游客饱览海洋风景,而且能使游客只有在船上付钱吃住,一举多得,生意必然红红火火。果然,高土经营两年,赚了两万多元,成为渔岛的万元户。当然,陈青烟也赚了一笔利息钱。

高土看到孙妮向船屋不停地做着飞吻的动作,双眼笑咪咪地说:“孙妮,你是不是准备谈恋爱,开始学习怎样和情人接吻?”

“啊哟,死经理,你胡说什么?”孙妮羞得双手捂脸,背朝着高土扭捏着。

高土大大咧咧地扳动着孙妮的肩头:“如果想吻男人,我可以给你做示范。”

孙妮焦急地推开他:“你不要胡说啦。我是太热爱这座渔家旅社了,才……”

高土又笑道：“你是想和旅社结婚啊！哈哈哈……”

孙妮一跺脚：“经理，你越说越土了。”

高土收敛笑容，说：“好，我不瞎猜了。今晚，我想找你谈谈。”

孙妮发怔地看着他：“谈什么？”

高土：“孙妮，你到旅社工作九个月了，你猜猜，我为什么安排你担任舒适的接待员工作，付给你每月四百元的高薪？”

孙妮感激道：“那是经理的关心嘛。”

高土说：“除了这点，最主要的是，我是看在老同学陈青烟的面子上。”

孙妮连忙说：“对对，是他介绍我来的。”

高土说：“我清楚地记住，他在介绍你的条子上，说你是他的朋友。今晚，我想开门见山地问问你，你到底是不是他的女朋友，为什么长久都不见他来找你？”

孙妮连连摇手：“啊呀，经理，你都想到哪里去了？我对你说过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和生活引路人。至于我和他的关系，不但没有交过朋友，而且连他的面貌我也认不清楚。”

高土不相信地：“你不认识他？他怎么会当你的介绍人？”

孙妮：“那天，海雾弥天，浪涛盖地，他穿着紧裹全身的防浪衣，跳海救我上船，我只管悲伤绝望，也没有好好看清他的面貌。后来，他上岸找我的养父，交了个条子就驾船走了，我都来不及向他道谢。听人说，这个大名远扬的承包家，忙得像桅尖的风向旗，日夜不停地团团转，哪有时间来看望我呢。”

高土点点头：“你们这样的关系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孙妮一惊：“什么？你放心？”

高土想了想，说：“也好，我对你明说吧。我有个姐姐，虽然没有你的花容玉貌，也是渔岛有名的美人儿。我想把姐姐高玉枝介绍给老同学陈青烟。明天，我邀请青烟到旅社吃酒，到时候，你可不能在他面前撒娇争宠。”

也不知怎的，听到这些话，孙妮心里咯噔地紧了一下，默然地低下了头，向自己的住房踱去了。

第四章

孙妮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，她听到高土要把姐姐嫁给陈青烟的消息后，竟然整整地失眠了一夜。这时，她怀着复杂的心情从床上爬起来，透过四方形的船屋玻璃窗，仰望着海天。

黎明后的海天异彩变幻。

开始，大海由深绿幽暗变成粼粼闪光。而沸沸腾腾的浪峭尖，被呼呼的晨风一吹卷，开放着一朵朵雪白的浪花，大的如白牡丹花圃、小的似纷纷纍纍的初春梅朵，鲜鲜艳艳地铺满了整片目光可及的海面，远处的水花还以繁密艳美的形态，向着辽阔的大海深处伸展进去。

或许是受到这景色的感染，孙妮黯然的心绪顿时变得明朗起来，仿佛整座心海也变成眼前的晨海，开放着洁美的水花。

然而，鱼肚色的高天，不知从何方飘来一团乌灰灰的阴云，那云团在中天凝滞不前了，内部像有一种奇异的张力，使它迅速地扩张着，边沿还翻动着浪涛似的云烟。不多久，云团竟然扩展到大半片天空，白朗朗的海涯，被云影罩得暗灰灰的。

孙妮的心境也随之演化，变成阴暗而森冷。她明显地感到，这是她到渔家旅社工作以来从没有过的心境。也许是现实生活的阴影？也许是对未来的不祥的预兆？她在内心尽力地寻找着原因。好一阵，她才从错综复杂的心里感觉到，有一个人以其神秘的魅力，深藏在自己的迷茫的心底，自己极想弄清他的情况——这种希冀，包含着一种强烈的向往。听到高土的话后，仿佛狂风掀开了迷茫的雾幕，让她的心态昭然若揭了。她感到一种惆怅的失落感，因此引发出火灼灼的焦虑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
一阵笃笃笃的敲门声，打断了孙妮的复杂的思绪。外面传来高土的呼唤：“孙妮，中午的宴会该开始操办了。”

“哦，我知道了。一会儿，我去找厨师。”孙妮应道，急忙地穿戴梳妆……

傍晚，在孙妮和厨师的努力下，一桌丰盛的酒宴摆在舞厅里。宴桌上，摆着满盆满碗的黄殷殷的鲑鱼胶、红彤彤的海蟹膏、白晶晶的青头鳗泡、乌灰灰的鲫鱼皮、血绯绯的燕窝汤、绿闪闪的珍珠藻、黄澄澄的黄鱼唇，还有昂贵的茅台酒、花雕加饭、五粮液。老厨师悄声地告诉孙妮：“我到这里掌勺两

年,接待到过飞霞岛视察的副省长、省旅游局局长、省水产厅厅长、地委书记、县长等领导人,也没有这般丰盛的宴席。这桌接待承包家的酒菜,足有两千元价值呢。唉,世道全变样了,有钱比什么都高贵。过去比官大势大,现在比钱多,钱是权的爹娘呢!”

孙妮的心窝阵阵发酸,没有答话。

晌午,高土急巴巴地冲进舞厅,说:“孙妮,老厨师,我请的客人到现在还没有到,怎么办?”

孙妮心里一喜,故意问道:“你请了什么客人?”

高土:“主客是承包家陈青烟,还有县工商局飞霞岛工商所白木,当初这座渔家旅社是在他关怀下得到营业执照的。另一个是飞霞岛的父母官——乡长阮秋,我有飞黄腾达的今天,少不了他的领导。我让他们随便带几个亲戚朋友来,他们如果单身赴宴,我们三人凑上去陪吃。”

老厨师看了看表,提议道:“高土经理,你是不是到岛上看看,说不定青烟到了岛上,被别人兜去喝酒了。现在的有钱人,狼虎都敬他呢!”

高土经他一提醒,连忙说:“对!我决不能让别人拉走青烟,坏了我的大事!”

高土刚刚要乘交通艇上岛,却从岛上开来了另一条交通艇,两个他邀请的客人同时到达了。

一个是飞霞乡乡长阮秋。阮乡长矮矮圆胖,大腹便便,又穿着比上衣还宽大的灯笼裤,让人立即联想到一种家喻户晓的木偶——不倒翁。飞霞岛是远距大陆独立汪洋的孤岛,直属大陆的海鹰县政府领导,因为位处海防前线,地理位置十分重要,历届的乡党委书记由县委常委兼任,乡长由副县长兼任,所以阮秋同时又是海鹰县副县长,也兼任乡党委副书记。近期来,县委常委兼乡党委书记蔡向良到县委工作,阮秋又成了乡党委的主持人。时势造英雄,十一年前,党的三中全会召开后,当时还是个体海带养殖户的阮秋,立即扩大了海带养殖面积,一年收入万余元,在古荒漫漫的飞霞岛,成了第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万元户。上级要求培养万元户成为致富的带头人,短短两年时间,阮秋入了党,由村长升副乡长、乡长、副县长,可谓青云直上。后来,形势如火如荼,不但万元户如鱼虾一样多,就是十万元户、百万元户、千万元户,也像满海开放的浪花。阮秋相形见绌了,用他自己的话讲:“我变成钱兜干瘪的穷人了。”

另一个客人,就是飞霞岛工商所的办事员白木。白木四十多岁,相貌平